

前些天，陝西臨潼華清池的「貴妃出浴」又遭到投訴，被指貴妃胸露乳「有傷風化」。其實，看到這樣的「新聞」，大多數人第一感覺首先是不可思議：這都什麼年代了？怎麼還會有人這麼老土？

筆者幾年前也曾到過華清池。青山綠水映襯下，漢白玉塑造的出浴貴妃造型，頗有「溫泉水滑洗凝脂」之美。而且，這座塑像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，已矗立了三十多年。為何如今又被投訴？實際上，這恰是當今社會媒體時代才有的現象。

投訴「貴妃出浴」的人，其實心知肚明這並非不雅。他們諳熟流量之道：「黑紅」也是「紅」，「被罵」也是流量。因此故意去製造、渲染極端偏激的觀點，碰瓷名勝古蹟的名氣，刷蹭歷史名人的熱度。當「楊貴妃」「裸體」「傷風敗俗」幾個詞拼接在一起，就足夠挑撥對立，煽動戾氣，流量滾滾而來。

此類行徑，還往往打着「維護社會風氣」之類的旗號，進行道德綁架，所以屢屢得逞。前不久，太原一座倒立的駿馬雕塑，本意是借「馬到（倒）成功」的諧音，討一個馬年春節的彩頭。結果被投訴容易聯想到當地不雅方言，商場無奈拆除。

這已非嘩眾取寵，而是嘩眾取「鬧」。先「鬧」起來再說，「鬧」就是流量，就有收益。而且幾乎零成本。「鬧」不起來，也無損失，無需承擔任何責任和後果。而一旦「鬧」出了動靜，就穩賺不賠。一些媒體和平台，出於流量考慮，跟風起哄，將一些完全沒有價值的垃圾話題，堂而皇之引入輿論議程，擠佔公共空間，消費着、浪費着大眾的注意力。

要剷住嘩眾取「鬧」的歪風，大眾首先要做好「注意力管理」，不必理會類似的垃圾觀點。更重要的，是加強媒體和平台的自律與監管。當那些胡鬧，得不到關注，也就慢慢減少了。



瓜園

蓬山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想像未來的人

閱讀愛德華·孟克 (Edvard Munch) 的生平，有時我會忍不住產生一種錯覺：他彷彿是一名誤闖十九世紀的未來人。人們常說他提前描繪了現代人的焦慮、孤獨與不安，但更耐人尋味的，或許不是他畫了什麼，而是他如何生活、如何感知世界。他的感官始終向前探出，像是在測試一個尚未未成形的時代輪廓。

在一封未標註日期、寫給丹麥畫家延斯·威魯姆森的信件草稿中，孟克半是玩笑、半是認真地寫道：「如果我擁有那種尚未被發明、可以放在口袋裏隨身攜帶的小型遠距離電話，你早就已經收到我寄出的信息了。」這句話今日讀來近乎預言了手機的發明。這不像是偶然的靈光乍現，而更像他長久以來對技術的直覺反應。

孟克對科技與發明始終抱有近乎執迷的興趣，他購置電影攝影機、留聲錄音裝置、照相機、電話與收音機，彷彿不斷嘗試用不同媒介延伸自身的感知邊界，讓「存在」可以被記錄、被回放、被遠距離地確認。而在影像的世界裏，他顯得更加異常地「當代」，是我們的當代，而非他的。在孟克留下的大量照片中，我們可以看見很多的自拍。

孟克在畫作前、在病床上、在花園裏，用鏡頭反覆確認自己的位置與狀態，常以側面或略微偏移的角度入鏡，彷彿刻意與觀看者保持一道縫隙。這些影像不追求美感，反而像一次次冷靜的自我測試：我是否仍在？我如何被看見？在那個尚未被社交媒體佔據的年代，他好像本能地意識到，影像將成為自我書寫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單純的紀念。

或許正因如此，孟克的作品與人生總帶着一種時間錯位的感覺。他不斷向內挖掘情感與創傷，卻同時伸手觸碰未來的技術與形式。他描繪的是孤獨的人，卻使用尚未普及的工具，試圖對抗孤獨本身。於是，他看起來既屬於十九世紀，又像提前抵達了二十世紀之後的世界——在那裏，也是這裏，焦慮、科技與自我凝視，早已糾纏成我們再熟悉不過的日常。



普通讀者

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四十年前有一款《超級馬里奧》電子遊戲風靡全球，我從那會兒記住了這個名字。前幾天看報，又看到這個熟悉的名字。這次他是西班牙《國家報》虛構的一個十五歲小男孩，他和ChatGPT對談，告訴它自己有進食障礙，並說「我要告別這個世界」。對此，AI沒有向其「父母」報警。

讓人高興的是，馬里奧是個虛擬人，並沒有一個生命因為被漠視而消失；令人沮喪的是，看似無所不能而且正在無孔不入的AI遇到情感支持

需求時，不但束手無策，還可能起反作用，正如見人即將掉落深淵而不聞不問。試想一下，一個人類聽到和他聊天的孩子說準備告別這個世界，必定會寬慰、勸阻，或者向其親人預警。但在AI看來，離開這個世界，和準備做一道數學題一樣，只是去完成某種任務，而它的任務是幫助「完成」這個任務。

深層次看，AI習慣於提供智力支持和情緒價值，但似乎只願意提供鼓勵甚至「彩虹屁」，發出逆耳忠言是它極不擅長的事。對於成人來說，

在社會上摸爬滾打久了，學會了聽話聽音，深知「美言不信，信言不美」的道理。孩子卻不一樣，他們的每一次提問，都比成人更加急切，也更加真誠，對他們的每一次回答，其意義也更加重大。

現實生活裏的孩子幾乎都經歷過嚴父的當頭棒喝，耳朵裏灌滿慈母的碎碎念，還會因為「不懂事」「不聽話」遭受陌生人社會的「毒打」，這些當然會造成挫敗感甚至心理傷害，但總的來說，卻是有益於成長的。特別是當不知不覺走到深淵邊上時，一

聲規勸，一嗓子怒斥，就能讓人警醒、止步、回頭。鼓勵對於人的成長自然是不可缺少的，但，畢竟，今天的人類還沒有進化到不聽批評就可以不斷進步的階段。馬里奧的故事提醒我們，AI的甜言蜜語只可一聽之，萬不可落入溫柔陷阱。



知見錄

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「棄書」的勇氣

我所謂的「棄書」，並非將書本扔進廢紙堆，而是指閱讀中途的「掩卷而逃」。世人常云「開卷有益」，以此鼓勵閱讀的恆心；但置身於信息爆炸的當下，我倒覺得「棄書」更需要一種斷捨離的勇氣。

如今的新書動輒十數萬字，實體版厚如磚塊，電子版頁碼四位數起跳，封面上名家推薦語更是鋪天蓋地。抱着「能夠歷經重重困難出版的，必有過人之處」的樸素信念，閱讀往往懷着憧憬與期待開始。殊不知，體驗卻如行情急跌：開篇疑慮初

現，中段寄望反轉，直至終章才驚覺情緒並非起伏跌宕，而是一路「起伏伏伏」地墜入谷底。

此類災難，尤以推理小說為甚。這類作品往往有着華麗的「謎面」，作者「挖坑」時興致勃勃，營造出完美犯罪的假象，用一個又一個「不可能」將讀者的期待提到最高；待到填坑解謎時，卻才氣枯竭，筆力不濟，邏輯崩壞。此時讀者便陷入了兩難的心理博弈：就此放棄，彷彿被設局後未討回公道，心有不甘；勉強繼續，則明知謎底必是牽強附會，閱讀心態

已從「欣賞」異化為「審醜」——「我倒要看看，你還能編得多離譜」。讀完之後，也只能和網上眾多其他讀者一起「圍爐吐槽」，發覺天南海北素不相識的讀者都是在「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」的糾結之中，捏着鼻子讀完，最終相聚在評論區的差評之中。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語地「聲討」之下，胸中鬱結散了些許，但已經投入的時間與精力，作為沉沒成本，卻也是再也無法收回。

閱讀，也要當斷則斷。若不願承認選書的失敗，結果卻只能是暗上了

更多寶貴的光陰。這份「棄書」的勇氣，說到底是對自我感受的信任。人生苦短，好書如林。當意識到手中的書卷已成雞肋，果斷「棄書」不僅是為了止損，更是為了把有限的生命，留給那些真正值得共鳴的文字。承認「選錯」，有時比堅持「讀完」更顯智慧。



大川集

利貞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此曲只應天上有

合唱，有療癒人心的力量，宛如天使梵音，此曲只應天上有，帶來澄澈明淨的美妙意境。

如果覺得傳統合唱曲目相距甚遠，不妨聽聽一些流行曲的合唱版本，可能是最佳入門。我早前在YouTube偶然找到台灣某中學合唱團演繹《聽海》的影片，好聽得讓我幾乎要掉下眼淚。原曲固然精彩，也是集體回憶，一眾男生的合唱真摯動人，如果身處現場，肯定感動落淚。後來《聽海》不同合唱版本愈找愈多，我都聽了一遍又一遍。百聽不

厭，就是這回事。

沒怎樣接觸合唱的讀者，也可在台灣導演林謙執導、改編韓國電影《美麗的聲音》的《陽光女子合唱團》中，感受合唱的魅力。一班各有前事與遭遇的女囚犯，在獄中組織合唱團，互相扶持互相守望，重拾力量療癒傷痛。如此題材，煽情難免，但仍有不少觸動處，特別是演員齊聲合唱的兩首主題曲《再見的時候》（洪佩瑜作品）、《幸福在歌唱》（A-Lin作品），都叫眾眾動容。

《再見的時候》曾在陽光女子合

唱團表演時歌唱過，於片末也再一次演繹，更加動人。四十多年沒有接拍台灣電影的翁倩玉，在片中飾演的合唱團指揮楊玉英，因病離世，來不及互相和解的女兒，抱着母親的骨灰，徐徐步出監獄，此際，陽光女子合唱團在鐵絲網前，再次唱出《再見的時候》——雖然「世界遼闊，我想陪你一起走，可惜時間，它總是先到盡頭」，但「學不會捨得，卻學會了放手」，還有「不願錯過的人，在心底留下，變成一朵花」，這些心底話，既是說給楊玉英女兒聽，也是說給楊

玉英聽。安慰別人，安慰自己。

《陽光女子合唱團》道出了一個個破碎的故事，戲中的多個角色，都是破碎的人，都有破碎的心靈，但合唱令她們再次圓滿、完美，因為她們有了彼此。這是合唱的本質。



雜果賓治

羽羊

逢周五見報

瑪格麗特主題珍藏



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近期獲得一份意義非凡的捐贈——六十一件由亨利·馬蒂斯 (Henri Matisse) 家族珍藏的藝術品。這批作品由馬蒂斯的孫媳芭芭拉·杜蒂慷慨贈出，藏品主題聚焦於馬蒂斯的長女、馬蒂斯畢生極為重要的靈感繆思——瑪格麗特 (Marguerite Duthuit-Matisse)。

這批捐贈涵蓋油畫、素描、版畫及雕塑，曾作為二〇二五年大型展覽「馬蒂斯與瑪格麗特：父親的目光」重點展品，揭示了女兒在藝術家生命與創作中的關鍵地位。展覽結束後，芭芭拉·杜蒂決定將這批展品贈與博

物館，此舉被館長法布里斯·埃爾戈稱為「完全出乎意料的驚喜」。由此，博物館擁有的馬蒂斯作品總數躍升至八十一件。

眾多作品中，一九二〇年創作的

《沉睡的瑪格麗特》（附圖）格外引人注目。這幅畫誕生於瑪格麗特在諾曼第海濱小鎮埃特爾塔康復期間。畫中，她安然沉睡，神情寧靜，卻隱含着苦難與堅韌。瑪格麗特自幼患白喉病，六歲時因緊急氣管切開術留下頸部疤痕，成年後多以絲帶、高領遮掩。一九二〇年，她接受了修復性手術，馬蒂斯筆下的沉睡肖像，成為女兒暫獲安寧的見證。

瑪格麗特不僅是父親的模特。

「二戰」期間，她投身法國抵抗運動，後來被蓋世太保逮捕，受盡酷刑，甚至一度面臨被驅逐至納粹集中

營的命運。一九四五年，劫後餘生的她與父親重逢，馬蒂斯隨後創作的一系列肖像，刻畫出一位歷經磨難而意志堅定的女性形象。戰後她全身心投入，成為父親得力的助手和藝術事務代理人，並在馬蒂斯逝世後，傾盡心力編纂其作品全集，直至一九八二年離世。



館藏擷英

閒雅

逢周五見報

「佛系」卡皮巴拉

憑藉着「淡定面對一切」的性格，卡皮巴拉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水豚，早已成為現代年輕人心中的情緒穩定代表。在動物界裏，牠幾乎是「佛系」的天花板，無論外界多熱鬧、多吵鬧，牠都能用一副雲淡風輕的表情從容應對。

水豚極為經典的畫面，莫過於泡溫泉。為了舒舒服服地泡上一池熱水，哪怕腦袋被砸了好幾下，牠依然一動不動，彷彿外界的一切都與牠無關。泡完溫泉後，牠還要「上班」——和遊客合影。被小朋友摟住，牠不反抗；被遊客圍着拍照，牠也全程配合。就算有人調皮地去撓牠鼻孔，甚至堵住鼻子，牠最多只是暫停呼吸，依舊不生氣、不掙扎，堪稱動物界最穩定的「情緒管理大師」之一。

不僅如此，水豚還是疊樂的最佳搭檔。你可以在牠背上疊東西，看自己能疊到第幾個，牠主打一個「不動如山」。哪怕疊

着疊着牠睡着了，身體也不會晃一下，穩定到讓人懷疑牠是不是自帶「防震模式」。

更神奇的是，水豚竟然敢在鱷魚群中悠閒散步，甚至路過時還會給鱷魚一個「屁墩」，而鱷魚卻不咬牠。原因其實很現實——水豚半消化的排洩物營養豐富，是鱷魚愛吃的「零食」。因此，鱷魚不僅不傷害水豚，還願意馱着牠四處遊玩，彷彿隨身帶着一份行走的小零嘴。

原產於南美洲的水豚是群居動物，覓食時常常排成整齊的隊伍。也正因為牠可愛的外表和極度穩定的性格，收穫了無數人的喜愛。在這個情緒起伏巨大的時代，水豚用自己的「不動聲色」，成了許多人嚮往的生活狀態。

萌寵集
煥仔
逢周五見報

《二號陪審員》

網絡是個寶庫，可惜太多人沉迷或利用它做出損人或犯法的行為，令他人擔憂網絡世界的負面影響，生怕「一子錯」就掉進了惡行或騙局深淵，難以自拔。

筆者自幼愛閱讀，出版過不少作品及書籍，已接受人們越來越少接觸紙本的現實，也樂於每天上網接觸大量網絡文化、娛樂及生活資訊。除了新資訊，其實網絡上還有人們難以估量的舊東西，例如歷史資料、音訊視頻、影劇廣告等，原以為絕了版的內容，都有好心人放回網絡大寶庫中，待人慢慢搜尋發掘。

剛剛上網看了一齣水平不俗的電影《二號陪審員》。這部二〇二四年的美國律政片，筆者壓根沒留意過它曾上映，若不是上網時隨手點進，也不會知道有這好戲存在，更是著名影星奇連伊士活在九十三歲時導演的作品。故事講述一名快為人父的青年收到擔任陪審員的通知，到任後才知是謀殺案。被告在



竹門日語

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